

保密局的枪声



电 影 文 学 剧 本
郑 荃 金 德 顺
根 据 吕 铮 小 说 《战 斗
在 敌 人 心 脏 里》 改 编

群 众 出 版 社

I235.7/40

电影文学剧本

保密局的枪声

(根据吕铮《战斗在敌人心里》小说改编)

郑 荃 金德顺

0027/52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36400



群众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736400

内 容 提 要

上海解放前夕，由于叛徒出卖，我党地下工作者周甫祥同志被捕牺牲；打入敌保密局的刘啸尘同志被叛徒认出。在这紧急关头，刘啸尘同志为了确保地下党组织的安全，毅然处决了叛徒和特务头子冷铁新之后，开枪自伤，机智地战胜了敌人多次考查，取得了信任。在敌人逃离上海前，刘啸尘又截获了上海潜伏特务名单，粉碎了敌人的反革命阴谋，迎来了全国解放的胜利。

保 密 局 的 枪 声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63印张 54千字
1979年8月第1版 197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1,000册 定价 0.35元



第一章

一

风雨交加的深秋夜晚。

大片大片的落叶带着亮晶晶的雨水在空中上下劲舞。

黑沉沉的大都市上海。惨淡的路灯在风雨中摇曳……

一阵皮鞭的抽打声。接着传来野兽般的吼叫：“说呀！”

“说不说？”

二

一间拷问室。紫色发白的灯光阴惨惨地照着一个躺在血泊中的壮士。

四条大汉手持皮鞭，此起彼落在壮士身上抽打！

“你说不说？”“说呀！”大汉们不停地吼叫着。

壮士没有反应的脸。

“你是不是还没有坐够老虎凳，啊？”

壮士的嘴角，露出轻蔑的微笑。

一条大汉被这轻蔑的笑容激怒猛地抬起皮鞭。

皮鞭抽打在壮士的脸上，壮士的头禁不住倒了下去。但他立即挣扎着将头抬起，坚定的眼睛里，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

又一声呼啸的皮鞭，壮士的头又一次倒在血泊之中。

在一个角落的小桌前，坐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文书刘啸尘。皮鞭的巨响使他抬起眼睛向那壮士望去。他握着笔的手不由自主地震动了一下，他立即将笔伸向墨池，不停地蘸着墨，他面前摊开的纸上一个字也没有写。

刘啸尘把眼光投向室的另一端。一个凶残满面、四十多岁的人，铁青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一动不动地站着。这个人是国民党保密局侦防组组长冷铁新。

皮鞭声嘎然而停止了，室内突然出现死一样的寂静。

一个大汉用脚踢踢被抽打的人，惊惧地看了一眼冷铁新，象犯了罪似地轻声说出：“完蛋了！”

刘啸尘立即向血泊中的死者望去，无动于衷地又在蘸着毛笔。

忽然一声暴雷似的吼叫传来：“你们这些蠢货，笨蛋！我要活的！要活的！”

刘啸尘向冷铁新的方向看了一眼，平静地扣上手中的毛笔。

冷铁新暴跳如雷地敲打着桌子吼叫：“谁让你们打死的！啊？我要把你们全宰了！”他猛地跳到一个大汉身边，高声质问：“最后一下谁干的？”

大汉象木偶似的呆站着。

冷铁新当胸给了大汉一拳，大汉摇晃了几下，好歹找到了重心没倒下去。

冷铁新猛地转向另一大汉：“说呀！混蛋！”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另一大汉的脸上。

冷铁新旋即疯狂地揪住第三条大汉的耳朵：“你们是打

铁的吗？”第三条大汉被摔出好远，耳朵被撕裂了一条口子，鲜血顺腮边流下。

冷铁新疯狂地喊：“我要他的嘴！我要他供出的人，你们知道吗？混蛋！”他捏紧拳头在空中乱舞着。

房门外，有两个特务在观望。

冷铁新的吼声过后，一个显得非常胆小的特务踮脚从门边跑向一个高个特务：“打死了！老三，这个共产党真厉害，不管上什么刑，就是不讲一句话。”

被称为老三的高个子特务司空见惯地：“共产党嘛，都这样！”他说罢站起身，迈开两腿，漫不经心地走去了。

室内。

冷铁新懊恼之极地在室内乱转起来。当他走过刘啸尘身边时，蓦然站住，伸手喝道：“拿来！”

刘啸尘拿起摊在桌上的白纸递给冷铁新。

冷铁新抬起冒火的眼睛直盯着刘啸尘：“我是请你来旁听的吗？先生！”

刘啸尘摊开两手，无奈地：“可是刚才那些骂人的话，我怎么好记？……”

冷铁新懊恼地一摆手，把纸塞给刘啸尘：“去吧！去吧！”继续在室内转起来。

冷铁新刚走两步，猛回身对那几条大汉狂吼：“给我滚！”四条大汉忙不迭抬起死者的遗体，赶快溜出门去。

室内只有冷铁新杂乱的重重的脚步声。

刘啸尘慢慢收拾着纸笔，一面关切地说：“组长，您该

休息了，快十一点了。”

冷铁新毫不理睬地继续转着。

三

刘啸尘坐在丁当行进、灯光昏暗的电车里。他的脸上显现出一种难以抑制的悲痛，他两眼直视着对面的玻璃车窗，那上面不断地流淌着雨注。

刚才那被拷打的壮士的形象不断浮现在他的脑际：

壮士抬起充满信心的双眼。

壮士向抽打者鄙视地微笑。

壮士顽强地忍受着酷刑的剧痛。

壮士无力地将头倒在血泊中。

.....

刘啸尘紧紧闭上眼睛，摇摇头，似乎在驱赶着内心的什么。

电车嘎然停止。

刘啸尘身体震撼了一下，蓦然立起，走向车门。

四

刘啸尘拖着沉重的双腿，在雨丝中走近自己的家门。他掏出一把铜杆钥匙，打开房门。

房内一片漆黑，寂静无声。

刘啸尘心情沉重地慢慢穿过狭窄的过道，走向卧室。

他忽然听到卧室中响起转椅的吱扭声。

刘啸尘略一思索，迅速扳动门边的电灯开关。

灯光照亮了全屋。

刘啸尘不由惊讶地退后一步，拔出手枪，推上子弹，厉声喝道：“不许动！什么人？”

只见桌前的转椅上坐着一个年轻的妇女。她回头盯着刘啸尘，脸上挂着娴静的笑意，丝毫没有受到刘啸尘的喝声惊动。

刘啸尘定了定神，把枪口对准这个不速之客，又厉声问道：“你是谁？”

年轻妇女依然娴静地笑着，轻声问道：“你还记得史秀英这个名字吗？”

刘啸尘急剧地思索着。

他的眼睛里忽然闪出一种兴奋的光彩，禁不住喊了一声：“你……”

但是他立刻制止了自己，把已经迈出的一条腿又缩回来，严肃地问道：“你来干什么？”

年轻妇女站起身来，称赞地说：“你做得对！”然后她也严肃起来，轻声问道：“先生，这儿是福开森路四十二号吗？”

刘啸尘脸上掠过一阵惊讶和紧张，立即轻声回答：“不，这儿是二十四号。”

“那么，四十二号在什么地方？”

刘啸尘眼睛里闪射出兴奋的光，急促地回答：“往前走第三个弄堂。”

“谢谢您，先生。”年轻妇女说罢，又露出娴静的微笑。

刘啸尘立刻把枪收起，跑上前拉住年轻妇女的手，激动

地：“秀英，想不到你也成了我们的同志！”

史秀英颇有感慨地笑了笑。

刘啸尘迫不及待地问道：“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呀？”

史秀英轻轻叹口气：“说来话长啦！我们以后再谈吧。”

她递过一个温和的目光，轻声地说：“上级决定，今后由我来与你联系。”她说着，从衣袋里取出一把和刘啸尘开门时用的一样的铜杆钥匙，低沉地说：“周甫祥同志就是用这把钥匙向组织报告了他被捕的消息。”

刘啸尘的脸上，从感到安慰变为异常悲痛。

史秀英：“已经了解到，周甫祥同志的被捕，是由于叛徒的出卖……”

刘啸尘脸色惨白，无法控制地泪盈满眶，痛切地说：“周甫祥同志，他已经牺牲了！”

史秀英也陷入极度的哀恸，轻声说道：“我已经知道了。”

刘啸尘看了史秀英一眼：“他真是少有的顽强……”说到此，他哽住了。

史秀英为了强制内心的哀恸，快步走向窗口，将前额贴在冷冰冰的玻璃窗上。

窗外，一道道雨注在玻璃上流淌，雨声夹杂着凄冷的风声，不住地传入室内。

片刻的沉寂和哀思。

史秀英转过身，看看将头深埋在两手中的刘啸尘，不免感慨地说：“亲眼看见自己的战友、特别是自己最亲密的联系人被敌人活活折磨死，还要表现得无动于衷，这是革命的需要，也是艰巨的考验啊！”

刘啸尘抬起含泪的双眼，摇摇头：“太难忍受了！”

史秀英擦了擦湿润的眼睛：“现在，我们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查出这个出卖周甫祥同志的叛徒，消除敌人继续破坏党组织的威胁。”

刘啸尘：“有些线索了吗？”

史秀英：“已经发现一个有重大嫌疑的人，需要进一步证实。”

刘啸尘：“我应该做些什么？”

史秀英：“我们已经约他明天晚上八点，在百乐门舞厅对面碰头。需要你从敌人内部迅速掌握他的情况。”

刘啸尘询问地看着史秀英。

史秀英：“明天晚上，你要设法争取到现场去，观察敌人方面的行动。”她抬头看看刘啸尘：“有困难吗？”

刘啸尘：“冷铁新对我还很信任，我想能够做到。”

史秀英看了看手表：“那么我们赶快确定一下今后的联络办法……”

五

冷铁新办公室的外屋。

在一个角落里，刘啸尘坐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专心一意地抄写着公文。

从大开着的门里，不时传出电话铃声，有时几只电话同响。

传来冷铁新接电话的声音：“什么？干脆把他干掉！”接着“啪”的一声，是把电话挂掉的声音。

又传来冷铁新拿起另一只电话：“噢？要牢牢地盯住他！……”

刘啸尘不禁微微抬起眼睛，向门里瞥了一眼。

里屋，冷铁新坐在办公桌后面，一边忙于接电话，一边翻阅着大堆的卷宗，时而抽出几张照片看看，时而用红笔在什么公文上画着。

一只专用电话猛烈响起。

冷铁新抓起电话，急切地：“喂！……噢噢……不瞒你说，他是个很顽固的家伙……还得请你再帮忙啊……什么，什么？”冷铁新脸上忽然浮起紧张的笑容，急促地问，“请你说清楚点，什么消息？……噢，噢……在哪里？……唔……晚上八点？……”

外屋。

刘啸尘抄写公文的笔停了几秒钟。

他掩饰着内心的激动，又慢慢抄写下去。

声音继续传到他的耳朵里：“这个，你不感到意外吗？……你能保险吗？……哈哈！”

里屋。

冷铁新手握电话，脸上显出一种犹疑之色，沉吟片刻，又对着话筒：“你很能讲价钱呀……让我考虑一下，等一等等……”他把脑袋挂在椅背上，仰面对着天花板，苦思片刻，又对着话筒喊，“我需要研究一下再答复你……”说罢挂掉电话。

冷铁新从座位上立起，在屋内踱起方步。

电话铃声不断响起，冷铁新全然象是没有听见。

冷铁新猛然走出房间，奔到刘啸尘面前：

“你回答我，一群被追赶的兔子，他们是要躲一躲，还是照样在外面蹒跚？”

刘啸尘抬头望着冷铁新，表示有些惊讶，他继而思索一下，非常有礼貌地回答：“我想事情常常会有例外的，组长。”

冷铁新眼珠上下翻动了两下，猛一转身，推门出去了。

刘啸尘急剧地思索着……

六

冷铁新在另一个房间里，正和行动队长杨玉林讲话。

杨玉林：“组长，这点儿事情，就交给我去办吧！”

话还未了，刘啸尘夹着一叠卷宗，走进房来，径直走向一个柜橱，在翻找着什么。

冷铁新对杨玉林摇摇头：“不，这可能是一条线索，我得亲自走一趟，要从这条线上，把更多的鱼钓上钩。”

他在房里低头踱了几步：“或者，这是一个圈套……”

刘啸尘不由一惊，旋即平静下来，继续在柜内找着什么。

冷铁新继续讲：“但是我也绝不放过……不过，你也有任务，一会我向你交代。”

冷铁新转向刘啸尘：“啸尘，我正想找你。”

刘啸尘微微一怔：“您有什么吩咐吗？”

冷铁新两只凶残狡猾的眼睛直瞪着刘啸尘：“晚上，我

需要你和我出去一趟。”

刘啸尘不动声色，试探地问：“到哪儿去？”

冷铁新没有正面答复，叮嘱道：“穿上漂亮点儿的西服，系上一条漂亮的领带。”冷铁新上下打量一下刘啸尘：

“嗯，一个不坏的舞伴！”

刘啸尘好象意会了，进一步试探道：“唔，是圣乔治？还是爱埃令？”

冷铁新摆摆手，订正道：“百乐门。”

刘啸尘：“百乐门？”他装作不介意地：“几点钟？”

冷铁新：“七点半出发。”

刘啸尘痛快地：“好的。”

七

刘啸尘陪着冷铁新走进百乐门舞场。

爵士音乐骤然传来。

黑压压成百对男女在舞池内疯狂地旋转，其中有各种奇装异服的太太小姐，和衣冠楚楚的达官显贵。

冷铁新在前，刘啸尘在后，从舞池边上绕到一个贴窗的台子旁边。穿白衣服的茶房前来恭敬地招呼让座。

冷铁新在坐下的同时，看了一下手表。

刘啸尘也在台子下面偷看了一下手表：七点五十一分。

冷铁新面向窗外，望着嘈杂混乱的马路。霓虹灯忽而红忽而绿地变化着颜色，人们在霓虹灯光下穿行，衣衫褴褛、蓬首垢面，徐徐前行的人影，和坐着吉普女郎发疯般呼啸而过的美国吉普形成强烈的对比。

一个穿深蓝色西服、头戴巴黎小帽的瘦长个子在对过的人行道上出现了，他嘴里叼着烟卷，幽灵般边走边向四周寻望。他在一处橱窗前停下了。

刘啸尘看到来人，脸上不由掠过一丝惊讶，但他立即镇定下来。

刘啸尘偷看一下手表，时针正指向八点。他在向外看时，发现在不远的地方，一辆三轮车上，一个车夫用破礼帽覆盖在额前，似乎在打瞌睡，仔细看去，这正是行动队长杨玉林。

刘啸尘再膘一眼冷铁新，只见他正张着两只眼睛，紧盯住对过那个来人，面带一种紧张的表情。

舞池里的音乐嘎然停止了，灯光骤然大亮，旋转的人群停下来纷纷散去，谈笑声哄然而起。

刘啸尘有意无意向四周观望了一下，他的视线突然停止了。

在刘啸尘视线所及的方向，史秀英穿着一身华贵的服饰，在一个西服革履富商打扮的人陪同下，从舞池中姗姗走出，他们同坐到较远的、但也是临街的一个角落里，茶房立即为他们换茶倒水。

史秀英坐定之后，很随便地朝窗外望望，象是没有看到什么引人注目的东西，面部没有显著反应，悠闲地端起一杯茶水，无意地把头侧向刘啸尘的方向，眼睛避开了和刘啸尘的交流。

当再次响起乐曲声时，刘啸尘看见马路对过那个瘦长个子有些不安地伸长了脖子在东张西望。

对面的冷铁新，不耐烦地看一下手表，重浊的声音骂了

一声：“他妈的！”他极力控制住自己的发作，立即叼起一支烟，擦亮一根火柴，在窗边吹灭了，又擦亮一根，燃着烟卷，将火柴对着窗户甩了两下，火柴熄灭。

对过的瘦长个子看到火柴的信号，犹豫了一下，便穿过马路，向百乐门这边走来。

冷铁新用命令的口吻对刘啸尘低声吆喝：“走！上楼去！”他自己已起身离去。

这个意外的命令使刘啸尘急剧地沉思了一下，他略一犹豫，便果决而镇定地站起身，跟在冷铁新后边。他边走，边极力在舞场上寻找史秀英。

刘啸尘走到舞厅的大门，向舞池投了最后一眼，有些失望地随冷铁新走出舞厅的门。

八

刘啸尘跟随冷铁新走上楼梯，通过一条僻静的室内走廊，走到一个房间门前。

冷铁新用钥匙打开房门。

此时，瘦长个子已经走到他们的背后。

冷铁新回头向瘦长个子一摆手，怒声喝道：“黄显才，请吧！”

瘦长个子并未因冷铁新的喊声震惊，他镇定地随冷铁新走进房中。

刘啸尘在黄显才经过自己身边时，把脸扭向另一边，躲开了和黄显才的对视，他随在后面走进房间，选择了一处贴近门口的墙边，似乎在那里守卫。

黄显才背对刘啸尘，面对冷铁新，在屋中间站着。

冷铁新一肚子火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黄显才有所恃地：“闹……闹不清楚。”

冷铁新咬牙切齿：“可是你骗了我！”

黄显才：“冷组长，我为什么要骗您！我是一心一意为您效劳呀！”

冷铁新怒吼：“那么今天……”他又起腰，来回走了几步，对着黄显才，“这是共产党的圈套！你这块废料！”

黄显才：“请您不要这样动怒……”

冷铁新未等他说完，又高声叫道：“好吧，你准备拿什么来表示你的一心一意？”

黄显才：“我可以再供给您几条线索……”

冷铁新圆睁双目，伸出一只手：“快讲！”

刘啸尘略微震动了一下，直盯着黄显才，极力镇定着自己，并思索着对策。

黄显才欲言又止，他有些不放心地回头看一眼刘啸尘。

他突然睁大了眼睛，努力再看一眼，失声叫道：“他，他，他就是共产党！”他伸手指着刘啸尘。

冷铁新被这突然的事件怔住了，他敏捷地正要把手伸进怀里，忽然听得一声吼：“不许动！”

刘啸尘早已举起无声手枪，镇静地对着他们。

黄显才无可奈何地举起双手。

冷铁新立即表现出亲切地样子柔声问道：“老弟，怎么一回事呀”脚步却不住地向前挪动着。

刘啸尘：“站住！动，就打死你。”

冷铁新只好站住，勉强把手举起，继续亲切地说：“啸

尘，难道我们还能听信别人的挑拨吗？”

黄显才急忙分辩：“他，他真是……”他忽然看到刘啸尘对着他的枪口，只好把后半句话咽下去。

冷铁新忽又强硬地：“姓刘的，外面布满了我的人！你要识相点，把枪放下，咱们的事好商量。”

“别废话！”刘啸尘经过急剧的思索，正要扣动扳机，他忽然看见冷铁新向门边点点头，举在空中的手指，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动作。

刘啸尘的眼睛，立即向门边闪动了一下。

就在这一霎那，冷铁新突然向刘啸尘的右手飞起一脚。

刘啸尘急速将身子一偏，躲开了冷铁新的脚，猛扣扳机对准了冷铁新的脑袋。

冷铁新摇晃了一下，一头栽倒地上。

此时黄显才正想逃跑，刘啸尘猛回头，紧咬牙关，两眼喷射出怒火，对着黄显才低声斥道：“叛徒！我代表人民宣判你死刑！”说罢怒击一枪，黄显才跌跌撞撞，一头栽到桌前。

刘啸尘象除了大害一般，脸上露出一丝宽慰，但旋即咬紧嘴唇，面对两具血淋淋的尸体，一种烦躁紧张交织的心情使刘啸尘急速地拍打了几下自己的前额……慢慢地，他的眼睛放出一种自信的光彩。他立即抓起桌上的钥匙，在门边向外听听，轻轻打开门，走出房去，又把门锁好，快步向舞场走去。

九

刘啸尘很镇静地出现在舞厅门口，向着史秀英所在的方向寻视。